

湖头条

母亲

梁丽红



记得袁枚《遣兴》里有两句:“爱好由来落笔难,一字千改始心安。”凭心而论,我是不敢轻易写我的母亲的,不是因为无话可说,是因为母亲太实心眼,我怕落笔轻了亏欠了母亲,落笔重了则使母亲显得傻气。

在我牙牙学语的时候,父亲才从部队复员回来。听人说父亲没回来之前那段日子,母亲吃了许多苦。作为一个在娘家也算娇生惯养的姑娘家,突然去到一个山沟沟里一个人口众多的人家做了儿媳妇,不仅是角色上突然转换,犁田打靶这些体力劳动活样样也都得

跟上,并且没人会拿“实习生”的眼光去看你,干得好才是理所应当的。母亲是个倔强脾气,为了把插秧的本领练好,经常不吃中午饭,一个人在茫茫的水田里顶着骄阳练习。还为了不让旁人看不起,秋收挑稻的时候,专拣和男人们一样的特大号来挑。外婆来时撞见了,就责骂她这心气要不得,把身体弄垮了没人替你负责。

母亲对人,无论敌友,绝不占人便宜,素来坦坦荡荡。我记得小时候,爷爷的腿被开水烫伤了一大片,村里有老人献土方子说,用新榨的菜籽油可以

治疗烫伤,越新鲜疗效越好。母亲就跑了大半个村子,终于在东头六婶那寻来了半碗晌午才新榨的菜籽油,给爷爷敷了伤口。但后来事实证明,这个偏方是无用的。可母亲不计较有没有疗效,只记着欠人家情,后来我们家收了芝麻榨下新油后,首先盛了满满一大碗芝麻油,让我随她前去六婶家还油。六婶不好意思收,母亲却笑着回答,没记错呢,你当初江湖救急,这是仗义,有没有效果,我们都是感谢的。知道你今年没种芝麻,这不,才打下还冒着热气呢,炒油干饭那叫一个香呀,叫你们家孩子也尝尝鲜吧!

要真说母亲傻吧,显然又是不客观的,面对大是大非的时候她心里又透亮的很。那年因为分田的事,吴二娘与我母亲闹了矛盾。吴二娘是出了名的欺软怕硬,还放话说,这辈子就算母亲喊她奶奶妈都不再与我家来往,母亲自是不吃她这一套,也根本不拿正眼瞧她。后来吴二娘的大闺女要出嫁,那时女孩子出嫁,陪嫁物品里必有手工制作的花鞋垫供男方亲朋哄抢的,一来闹气氛,二来谁家新娘子的花鞋垫手工好,花色式样多,就说明这家新媳妇越心灵手巧,一时间好评如潮,

娘家人脸上是极有光的。我母亲原先是学过一点美术的,加之兴趣与天分,村里无人不知晓母亲画花鞋垫,配色,包括鞋底子放花是一把顶好的好手。吴二娘头一回嫁女,又是个喜出风头的人,自然是不肯失了颜面。可是她又不好意思,也不敢来找母亲帮这个忙。便托了旁人来说情,正巧六婶也在,当下就劝母亲就这事拿捏她一把,让她自己亲自来登门谢罪方可。谁知母亲竟一口应允了前来说情的人,并把吴二娘嫁女要用的一百来双鞋垫挑灯夜战用最短的时间赶完了。六婶也是争个台阶下罢了,自是没有不与母亲重归修好的道理。村里人便嘻笑母亲这个傻婆娘,愣是把吴二娘这块又泼又硬的大火石给软化了。

外婆最心疼母亲,总是埋怨母亲没长私心,埋怨她凡事都想着别人,而不考虑自己。外婆的话并不夸张,就说我八岁那年吧,母亲因为忙采谷雨前茶,把要去打米的事给耽搁了,那时因为我们村里没有打米机,每次打米,母亲是要把谷子用箩筐挑到隔壁村里去排队,一来一去需要大半天的时间。那天母亲采茶回来,发现米缸里的米只够我们娘儿俩勉强凑

合一顿的了,正合计着饭后必须要去打米了。谁知在饭熟了的时候,来了一个过路的婆婆,说是自己从山里头下来去闺女家串门的,眼下到了饭点实在饿得挪不动脚了,想讨个方便。母亲二话没说,就把自己手中刚盛的一碗热饭递给了那个婆婆,还礼让她进屋坐,并倒了茶水。我因为心疼母亲没饭吃,气得哭着把碗给摔了,母亲便责骂我不懂事,还说人人都会遇着难处,人人都有老去的一天,能帮就帮了,说自己还年轻饿一顿不打紧。我当时自然是听不进去,委屈的梨花带雨地跑去奶奶家伸冤了。

家里来客人,母亲会把所有最好的东西拿出来招待人,并且客人若吃少了,罢了她心里还久久不痛快,怪自己做的不好吃。在我与别家孩子打架的时候,她总是先责骂我,常常把我少有的零食分给前来串门的小朋友吃等等,诸类事件在她身上就更是见怪不怪了。

我曾没少明着暗着地怨恨过母亲,可于如今这个物欲横流,人情冷淡的社会里,我蓦然发现,假若我身上尚且还有点能称得上叫优秀品质的东西,则全是长久以来在我母亲那里潜移默化而得来的。

记忆深处

水壶如初

潘新日

说起水壶,我倒是很倾向于老一辈人的喜好,他们一生的最爱永远不会过时,总是在记忆里发酵,有着美好和欢欣。

童年的乡下,一切都是那么的落后和贫瘠,农忙时节看到最多的就是瓦罐,装满凉开水或者刚从井里打上来的清泉,我们称之为“井拔凉”,这些,对于烈日下劳作的大人们来讲,可以算得上最奢侈的生活了,当大口大口的凉水变成父母背上的盐霜,庄稼饱满的炸裂在他们的心里回荡,粮食的味道带着野草奔跑,连续的劳累怎么都挡不住丰收的喜悦。

我们感激水壶,它们心里的凉爽会感染整个世界。

当然,我们最眼羡的还是队长家的绿色军用水壶,全身青草般的绿荡漾着,像春天田野里翻滚的绿浪,时刻在我们的心底泛滥,很不是滋味。时常想,啥时间,我们家也有一个这样的水壶就好了,再不用担心水会撒出来,或者掉在地上摔得粉碎,多好!

不过,梦想归梦想,现实归现实,我们家只有瓦罐,只能用

它装水消除饥渴。我时常想,那个军用水壶里的水肯定甜,好喝的不得了。然后,当有一天,我也拥有了这样得水壶,我才知道,它其实也很平常,还不如瓦罐装的水好喝,这个发现,让我失望好久。

曾几何时,瓦罐占据了所有人的生活,它们是伟大的家族,瓦罐的寥落仅仅是最近,最近的几十年,是科技的进步和时代的发展让它们蒙尘,悄然落幕,令人惋惜的同时也收获更多的惊喜。

当有一天,正在挖塘的机械打开了尘封千年的古井,我们猛然间又被瓦罐唤醒,我的先人们啊!已经开始用泥巴和青灰制作瓦罐取水,那些挣脱细绳的容器此刻正以一个老者的姿态示人,让我们惊叹不已。专家说是汉代的陶罐,也是最早的瓦,保存当然完好,就如那样的时代,完好无损,围观的人都睁大好奇的眼睛,只为先人的创造,先人的如初的心。

记得小时候,看过一幅画,是反映劳动场面的,田埂上就放着几个瓦罐,现在想来,那瓦

罐里十有八九装的就是凉开水。与瓦罐相伴,水壶也是福,庄稼人创造和愿景有时候是粗中有细的,而且是清澈的,带着汗水的味道的,开着花,结着果。

工业革命毁了它们的前程,秦砖汉瓦躺在不朽的土地里度过余生,取而代之的是透明的玻璃,光滑的不锈钢,还有很多很多。但伴随原始劳作的瓦罐水壶也随之遁入风尘,成为一代人的回忆,纠结着,深爱着。

淘汰之物自然有淘汰的道理,淘汰不代表消失。当我们转身再次走进农家,看见放桌上用旧的水壶时,我的心猛地一颤,这些记忆里的尤物而今和他的主人一起生活的好好地,默默无闻的,它们存在价值还是很高,还是摆在农家老人最重要的位置,还在发挥着最大的作用。我有些激动,莫名的激动,这些熟悉的身影,曾经伴随着我的童年,也曾经多少次对着它的嘴狂饮,焦渴的滋味只有水壶懂得,它因此而赋予生命,蕴含激越。

我想起返璞归真,瓦罐做水壶,你有过吗?

诗品时空

菊

李玉霞

蝉声聒噪的午后
移你到墙边
阴凉僻静的角落

阳光将你炙烤成
揉皱丢弃的诗稿
酷热拧干
贮藏一个季节的雨水
盛夏的酒不宜入肠
愁闷难解
挥洒如雨的汗
泪一般涩咸

当秋风
吹落叶尖的露水
秋雨洗净浮尘
你却掉满心的疲惫和惶惑
落叶谢幕
你缓缓登场
装点一桩篱笆
书写阑珊
寂寞却辉煌

暗香新透窗纱
轻卷一帘淡雅与悠远
忍不住把酒邀风邀月
袭一袂轻罗衣衫翩跹
与你同醉
与你共眠